



## 婺源秋记

□王亚林

高铁穿过皖南的秋山时,窗外的绿正悄悄退成深浅不一的黄。等车停在婺源站,第一缕风裹着淡淡的桂香扑过来,才惊觉这里的秋,是浸在清透里的——没有北方秋的浓烈,也没有江南水乡的湿黏,白墙黛瓦在连片的稻田间舒展,稻穗垂着饱满的金,像给大地铺了层碎金的毯子,连空气里都飘着谷物成熟的清甜。

沿着篁岭景区的青石板路往村里走,生态的美是藏在细节里的。田埂边的狗尾巴草结了穗,风一吹就顺着稻浪轻轻摇晃,偶尔有几只麻雀落在稻穗上,啄食着饱满的谷粒,扑棱翅膀时带起细碎的金粉。村口的古银杏该有上百岁了,扇形的叶子黄得透亮,阳光穿过枝叶,把树影落在地上,像撒了一地的碎月亮。村民们正忙着晒秋,竹匾在屋顶上排得整齐,红的辣椒、黄的玉米、橙的南瓜,像给灰白的屋顶缀了串彩色的珠子,风过时,竹匾里的干货轻轻晃动,连带着空气里都多了几分烟火的暖意。溪边的芦苇开了花,白绒绒的穗子垂在水面,偶尔有小鱼游过,尾鳍扫过水面,溅起的涟漪把芦苇的倒影揉成细碎的画。

这样的秋,到了夜里便成了纯粹的静。等夕阳把最后一抹金涂在山尖,村庄渐渐沉进暮色里,只有各家窗棂透出的灯光,像散落在黑夜里的灯笼,昏黄却温柔。我沿着溪边的小路散步,抬头时忽然屏住了呼吸——夜空竟清得这样彻底,星星像被人仔细擦拭过,亮得能看清星光的轨迹。银河斜斜地挂在天上,从银杏树梢延伸到远处的山坳,连带着黛色的山峦,都成了星空下淡墨般的剪影。没有城市里的霓虹干扰,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,连虫鸣都显得格外轻,像是怕惊碎这秋夜的宁静。风里带着稻禾和桂花的香气,拂过脸颊时,能想起小时候外婆家的秋夜,也是这样的星空,这样的风。

可偏偏是这极致的静,让孤独悄悄漫了上来。白日里被秋色填满的心,到了夜

里忽然空了一块。坐在溪边的石阶上,看着远处窗棂里晃动的人影,听着隐约传来的碗筷碰撞声,忽然就想起了城市里的秋——写字楼窗外飘落的梧桐叶,地铁里捧着热奶茶的行人,甚至是楼下便利店飘出的烤红薯香气。那些曾经觉得忙碌的、琐碎的日常,此刻竟成了心底柔软的念想。掏出手机,屏幕亮了又暗,不知道该给谁发一句“婺源的星星真亮”,也不知道该和谁分享此刻风里的桂花香。

这孤独是复杂的。它不是因为婺源的秋不好,恰恰是因为这里的秋太好——好到让人心生欢喜,却又好到让人清醒地意识到,这样的美好里,没有属于自己的烟火。就像你走进一幅秋意浓浓的画,能触摸到画里的风,能闻到画里的香,却始终是个过客,只能看着画里的人收稻、晒秋、围坐灯下说话。白日里忙着用镜头定格稻浪、银杏、晒秋的竹匾,忙着赞叹生态的纯粹,可到了夜里,当所有的热闹都褪去,只剩下自己和这片寂静时,才忽然懂了:美景能填满眼睛,却填不满心里的空缺。

夜深时,回到住的民宿。老板娘端来一碗南瓜粥,粥里飘着几粒桂花,笑着说:“刚煮的,就着秋凉喝正好。”粥的暖意顺着喉咙往下滑,稍稍熨帖了心底的孤独。躺在床上,听着窗外的虫鸣和溪水声,看着窗帘缝隙里漏进来的一点星光,忽然觉得,婺源的秋,美好与孤独原是缠在一起的。它用澄明的生态之美,给了你逃离喧嚣的慰藉;又用纯粹的寂静,让你看清心底的牵挂——就像这秋夜的星,亮得让人沉醉,也空得让人清醒。

或许,这就是秋日出差的意义:在陌生的秋色里,遇见美好,也遇见孤独;在孤独里,想念着日常,也珍惜着此刻。婺源的秋夜,就是这样一场温柔的提醒:美好值得珍藏,孤独也值得品味,因为它们都是生活里,最真实的模样。

## 村庄的「警报」

□陶诗秀

小时候,村里有一只大鸟,飞在天空哇哇叫,村里的人们叫它为“纸鸢”。纸鸢,就是风筝。风筝会叫,现在的小孩子不知道。那个叫声,正是小孩子的哭声。

小时候,八角风筝是故乡最潮的风筝。以桂竹为骨,以水泥袋糊贴,迎风耐潮。高四尺,小孩玩不起,当它在天空飞翔时,三四个孺子合力拉不动。我拉过一次,仿佛在拉一整座天空,旋即受到了反扑,要不是阿爸在后防卫,放风筝的尼龙线,可能早就把我的小手割得皮开肉绽,再不然就是被拉上天空,当神仙去了。

大人玩这种大风筝,好像有一点玩世不恭。明明风筝就是小孩子的玩艺,怎么在村庄尽是大人在参与。农事忙得黑家白日,怎么还有这种心情呢?但是,我很早就发现,大人好像是故意的。每年夏天,沙田西瓜和地瓜成熟时,他们就会派出一两只大鸟,从高处俯瞰地头地脑,是否有耽耽不怀好意的瓜贼。任谁都不会相信的,纸鸢可不是侦查机,它没长眼睛,对于这种老鹰抓小鸡的说法,简直就是鬼扯懒淡,学童们当做耳边风。

偏偏有一天,村里发生一件荒诞事。日头炎炎,一个小学生经过瓜园,又饥又渴,一时之间受不了甜蜜诱惑,匍匐入田,摘了一颗小玉西瓜,藏于怀腹。村庄竹林茂密,他旋即潜入林里,以手刀破瓜,低头大块朵颐,风吹竹林咻咻作响,他吃得滋滋有声。可是一下间不知怎的,好似天狗食日一般,竹林瞬间昏暗下来。他抬头一看,原来竹林唯一的出入口,突然

被一个庞然大物遮盖。他登时一惊,连忙把西瓜丢弃,他更怕东窗事发,心头鹿撞怔在是处,两腿就像要沉下去一般,失去了逃离现场的能力。

大概一刻钟后,数个大人急驰而至,原来是八角风筝断了线,不偏不倚就栽在出入口,阳光硬是筛不进来。大人们花了好些力气,先解开尾巴与竹枝纠缠,再理出断线的头绪,最后合力将风筝全身退出。洞口打开了,那个小孩子像是处在被缉拿的当下,哇哇哭着,人赃俱获,不容狡辩。村里后来传说,小孩子的恶行,是那纸鸢将他“逮捕归案”的。尔后,村里大人放风筝,纸鸢在天空飞翔时,开始会发出“哇——哇——”的长声哭泣。

“纸鸢为啥会哇哇叫呀?”我问妈妈。

“是警报。”妈妈回答我。

那次事件后,村里大人再做纸鸢时,会以玻璃碎片,将竹片削得薄如蝉翼,制成响弓安装于风筝上方,当风流经过空气振动,便会发出声响。不知道为什么,村庄里的八角风筝响弓发出的声音,竟然和那个偷西瓜小学生哭声如出一辙。好像是在警告馋嘴的小学生们,八角风筝的视角是四面八方的,如果你胆敢痴心妄想,以为神不知鬼不觉,当警报响起,下场就会和那个小孩一样,哇哇大哭。

长大以后,我在异乡听过很多风筝的响弓声音。有的像蜜蜂,飞起来嗡嗡。有的像老牛发情,咩咩不停。唯独我们村庄,大人放的纸鸢,声音带着小孩的忏悔,给想要做坏事的小朋友最深刻的告诫。

## 心中的小路

□陶沙

一首《与你走过的小路》唤醒了童年的回忆,忆起童年走过的那条小路。

每次回老家,总要去走一走这条小路,会走得很慢很慢,会引来许多惊奇的目光。

这是一条早已经废弃并被人遗忘的小路,一条没了生气的断头路,路的尽头是河。

七十多年前,小路的尽头是个渡口,村里人称它为渡船头,摆过渡就是村外。

很小很小的时候,母亲牵着我的手,沿着这条路,摆过渡翻过桥去外婆家。

读高小的时候,也是沿着这条路摆过渡,再穿过斜出去的更小的田间小路去学校。

读初中、高中时走过这路去区里、去县城……

1969年的正月初九,飘着大雪,我冒雪踏着这小路,告别家乡,告别亲人,告别这小路去戍边。

如今再踏上这条几乎没人再走的小路,我仍然走得很慢很慢,像是想寻找留在这小路上的脚印,踏过无数次的小路,留下我无数个的脚印……

想到那一天,刚摆过渡,就听到上课铃声,我们在小路上狂奔,铃声一直不停,一定是摇铃的老师见到我们了。红领巾的飘带在胸前狂舞,书包飞起来落下去,再飞起来落下去,猛烈敲打着我们的腰与腿,飞进校门,钟声停下……

想到母亲牵着我的手,想到大雪纷飞的那一天,母亲落下的泪。

想到小路上吹过的风,想到小路上空飘过的云,想到小路边上的麦苗与菜花,想到小路上的片片落叶……

已经没人再走这小路了——

然而,哪怕世界再变,你依然是我永远回得去的温柔——我心中的小路史。



花

□蔡国梁

## 看不尽的三坊七巷

□孙波

去过福建很多地方,春日泉州赏花,夏季太姥山登顶,秋天武夷山品茗,冬日看过永定土楼,还去了三次厦门,唯有福州一再地错过,这次终于成行。

三坊七巷,不愧是福州的“名片”。以南后街为中轴,西侧三个坊,东侧七个巷,走了大半日,三坊的衣锦坊、文儒坊、光禄坊都没有看,七巷也只走了杨桥巷、郎官巷、塔巷、安民巷、官巷、吉庇巷,错过了黄巷里的小黄楼。三坊七巷建筑群里名人故居林立,如果细细地看,估计三天也看不完,走不全。

一座宅院的大门,左边挂起冰心故居的牌子,右边牌子写着林觉民故居。这里

原来是林觉民叔叔林觉民的府邸,他牺牲后,林家为避祸卖了房子,买主便是冰心的祖父,这里也就成了冰心少年时的居所。据说林觉民因幼年时也在这里居住过。

林觉民是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”之一,他写的《与妻书》我们都背过:“意映卿卿如晤,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也!吾作此书时,尚是世中一人;汝看此书时,吾已成为阴间一鬼……”庭院里的白墙上“窗外疏梅筛月影,依稀掩映,吾与汝并肩携手,低低切切,何事不语,何情不诉”几行字,在清晨的光影里显得无比清雅静美。

林家正如林觉民说的那样满门忠烈:叔叔林觉民、林尹民是“黄花岗七十二烈

士”,弟弟林恒1941年在成都空战中牺牲,父亲林长民死于军阀乱枪下。在这样的家族门风的熏陶下,一代才女林徽因的傲骨和忠烈也就有了深厚的底色。

一座故居,连接了五四时期中国两大才女。我少时读冰心的《繁星》《春水》,记忆里更多的是她对大海、月光、航船的咏叹,充满了对烟台海边生活的无比热爱。这次游览故居,知道她为故乡福州也写了很多文章,比如《还乡杂记》《我的故乡》。

我喜欢冰心的小诗,也喜欢林徽因的“你是那人间四月天”“我爱这雨后天,这平原的青草一片!我的心没底止的跟着风吹,风吹,吹远了香草,落叶,吹远了一缕云,像烟——像烟”。往事如烟早已散去,她们描写爱与暖却一直都在。

搞翻译的人都知道严复提出的“信达雅”。在郎官巷,我们参观了严复故居,严复晚年居住并在这里逝世,建筑保留了明清

风格。严复翻译了《天演论》《国富论》《论法的精神》等一系列西方名著,是介绍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第一人。故居不大,漫步花厅,一束光正照在他的塑像上,他好像正揽卷沉思着。

名人荟萃地,半部近代史。我们又游览了二梅书屋、沈葆楨故居、黄巷郭氏民居,已近晌午,人流如潮,烈日当空,在林则徐纪念馆仔细看了他的手稿、书信、字画。最近很热的电视剧《沉默的荣耀》,里面的吴石将军也是福州人。他赴台前在福州的最后一处居所就在三坊七巷官巷22号的绛雪山房,这座清朝的老宅见证了隐蔽战线上的惊心动魄。三坊七巷里藏了太多的故事,它是福州的文化根脉,也是近代中国文化的缩影。

走得有些累了,我们在巷子里找了家安静的茶馆,老板娘让我们自己泡茶喝。选了大红袍,坐在大大的“福”字前,不觉天朗风清,岁月悠长……

